

國學基
本叢書 景文集 三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文 景

(三)

撰 祁 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景文集卷四十二

議

明堂路寢議〔案〕歷代名臣奏議初議禮諸奏皆係皇祐二年爲侍讀學士時上

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于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爲合宮唐虞謂明堂爲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爲世室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周人謂五府爲明堂黃帝合宮義猶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祭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于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爲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于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于文王在門爲閭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蓋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廣四脩一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階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牕戶法四時牕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曰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爲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

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露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爲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宮曰。夏后世室。室顯于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室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太一。五帝于上坐。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牕四闕。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牕。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爲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爲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阼階上堂。後爲小殿五楹。爲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爲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祖。臣按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袞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爲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羣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抱殘册。爭空言。據已見之槩。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爲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爲非禮。推專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便

世制宜興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于有道嫌于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卽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閑邃廷唐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幸襲近者也今有請卽爲明堂于禮便甚

五室議

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尙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于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于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于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元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爲朱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爲小以其含容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元堂者元黑也冬殺爲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爲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複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下制與羣大臣議曰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牕四闢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禮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面南則背叶光紀面

北則背赤熛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于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弔以爲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于義誠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于此則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云个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域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既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曠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脩廣之數堂崇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爲度制曰可于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準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爲小殿五楹以爲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于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于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爲五室唐高宗與羣臣雜議以五室爲宜故設昊天上帝于太室中央南向配帝于東南西向青帝于木室西向赤帝于火室北向黃帝于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

于金室東向黑帝于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各于五方帝之左內向差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坐于明堂廷中各于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爲五府似五室之制權輿于此上世圖籍淪闇不得措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纖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別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有其興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爲九室薛綜曰堂後有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爲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武致疑筵几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慶殿卽爲明堂倣古宜今最爲合禮周禮書曰清廟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權以幔幄爲之以明六天五帝絕位于禮無嫌

規蔡邕明堂議

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爲青陽南爲明堂西爲總章北爲元堂中爲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于其中以度制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有所由生作之有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

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軒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臨照百官百官于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于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于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頌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于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于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于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帝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闡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

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于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于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卽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曰辰故下十二宮象曰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廣德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商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泮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其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以象五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准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鬪。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于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内。若射在于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于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于東序。又皆于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戲謔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旁連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臣按蔡邕爲漢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爲一物。不知何據。寧其博見異藝。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歿。諸儒蜂奮。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爲書。決不相通。又緣識詭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

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邕必有一焉宜爲後人之嗤詆也故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上帝五帝議

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爲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爲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于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于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爲法威仰在卯西面熛怒在午北面樞紐在未北面招拒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犧合用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爲之主足爲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卽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建言古建明堂咸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攷之禮文不正其復之摯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上

帝卽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廟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讚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祠令新禮。竝用鄭氏六天之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大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祠太微五帝。按鄭氏惟據讖緯以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爲北辰。曜魄寶。注孝經。明堂爲太微五帝。按易。日月麗于天。百穀草木麗于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季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明堂。准孝經說。先以爲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卽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旂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于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爲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

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竝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按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爲上帝卽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爲皇大帝五帝爲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旣顯學者爭爲執辨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爲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儻可見也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惟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旣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爲上帝上帝爲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爲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臣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王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竊謂先儒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奭又以歲九祭皆主于天至日圓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于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竝陳五位不知神之于彼乎于此乎奭言如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爲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乘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爲蒼天冬爲上天耳唐以來二家

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奭許于彼于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臆云。

景文集卷四十三

議

配帝議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于圓丘曰禘。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按孝經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卽據而爲解。以違孔經。以未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爲貴神。獨坐于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爲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惟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

神歟。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竝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爲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爲合祭五帝于大雩之時，爲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爲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于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曇濟曰：按法禘郊祖宗，竝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于二？今盛薦上帝，尤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遵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按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伏尋詔意，義在于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惟祭法稱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袵配祀，良爲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

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敍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于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竝于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爲法。武德時。以元帝配于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延世祖專配感帝。有遞遷之典。高祖請配吳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明配之尊大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天上帝于圓丘。高祖配感帝于南郊。昔宗祀文王于明堂。文王當云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于明堂。沈伯儀曰。有虞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饗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配之文。于此最備德禮之序。莫善于周。禘饗郊稷。不開于二主。明堂宗祀。周兼于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于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于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而兩祭爲是。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實虧于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圓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按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